難經正義

難經正義卷之二

春秋齊勃海秦越人著

明會稽庠生玄臺馬蒔註證

華亭文元山泉徐　兄叅閱

雲間太學生杜陵馮繼可評

雲間醫官桐江唐　瑞同閱

十難曰。一脉十變者。何謂也。然。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

此一節。言一部之脉。輙變爲十者。以有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一脉者。一部之脉也。十變者。一部之中。而藏府各有五變。遂成爲十變也。言一脉而有十變者。何也。然。

府爲表而邪始感之。其爲邪也柔。藏爲裏而邪入傳之其爲邪也剛。五府之邪所干。以柔而相逢也。曰五府者。據下文五節除手厥陰心包絡與手少陽三焦耳。五藏之邪所干。以剛而相逢也。剛柔有相逢之意。此一脉所以有十變也歟。

假令心脉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脉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

此以下五節。即心之一部。爲諸經藏府之邪所干。遂成十變而可以例推諸部也。假令者。猶言假使也。止言一部以例諸部。故着此二字耳。餘篇倣此。心脉者。心部之脉也。故肝邪干心。可言心脉。而膽邪干小腸。亦可言心脉也。

急即弦也。弦急。肝之脉也。甚則不微。微則未甚。其脉體有次序者。蓋藏爲裏。邪已深而爲剛。以藏干藏。此脉之所以甚也。府爲表。邪頗淺而爲柔。以府干府。此脉之所以微也。邪有剛柔。故脉有微甚耳。餘部倣此干之爲言犯也。假令心脉見弦急之甚者。肝邪干心也。見弦急之微者。膽邪干小腸也。此乃母來干子。爲後來者爲虛邪。而虛邪之中。特脉有微甚之分耳。

心脉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心脉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

大即洪也。心屬火。其脉洪。故脉見大甚者。是心部本經

之邪自干心也若微則小腸邪自干小腸耳此乃本經自干本經是謂正邪而正邪之中特脉有微甚之分耳

心脉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心脉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脾屬土其脉緩今心部見之甚則脾邪干心微則胃邪干小腸此乃子來干母為從前來者為實邪而實邪之中特脉有微甚之分耳

心脉濇甚者肺邪干心也心脉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濇者肺之脉今心部見之甚則肺邪干心微則大腸邪干小腸此乃妻來干夫從所勝來者為微邪而微邪之中特脉有微甚之分耳

心脉沉甚者。腎邪干心也。心脉微沉者。膀胱邪干小腸也

沉者。腎脉也。今心部見之。甚則腎邪干心。微則膀胱邪

干小腸。此乃夫來干妻。爲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而賊

邪之中。特脉有微甚之分耳。

五藏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脉輙變爲十也。

此一節。言五部藏府各有相干之邪。故每部輙有十變。

不但心之一經爲然也。言五藏之中。各有藏病而爲剛

府病而爲柔。其剛柔之邪相逢。故令一脉輙有微甚之

分。而變之爲十也。

愚補之曰。肝脉沉甚者。腎邪干肝也。肝脉微沉者。膀胱

邪干膽也。肝脈弦甚者。肝邪自干肝也。肝脈微弦者。膽邪自干膽也。肝脈洪甚者。心邪干肝也。肝脈微洪者。小腸邪干膽也。肝脈緩甚者。脾邪干肝也。肝脈微緩者。胃邪干膽也。肝脈濇甚者。肺邪干肝也。肝脈微濇者。大腸邪干膽也。

腎脈濇甚者。肺邪干腎也。腎脈微濇者。大腸邪干膀胱也。腎脈沉甚者。腎邪自干腎也。腎脈微沉者。膀胱邪自干膀胱也。腎脈弦甚者。肝邪干腎也。腎脈微弦者。膽邪干膀胱也。腎脈洪甚者。心邪干腎也。腎脈微洪者。小腸邪干膀胱也。腎脈緩甚者。脾邪干腎也。腎脈微緩者。胃邪干膀胱也。

肺脈緩甚者。脾邪干肺也

肺脉微緩者。胃邪干大腸也。肺脉濇甚者。肺邪自干肺也。肺脉微濇者。大腸邪自干大腸也。肺脉沉甚者。腎邪干肺也。肺脉微沉者。膀胱邪干大腸也。肺脉弦甚者。肝邪干肺也。肺脉微弦者。膽邪干大腸也。肺脉洪甚者。心邪干肺也。肺脉微洪者。小腸邪干大腸也。

脾脉洪甚者。心邪干脾也。脾脉微洪者。小腸邪干胃也。脾脉緩甚者。脾邪自干脾也。脾脉微緩者。胃邪自干胃也。脾脉濇甚者。肺邪干脾也。脾脉微濇者。大腸邪干胃也。脾脉沉甚者。腎邪干脾也。脾脉微沉者。膀胱邪干胃也。脾脉弦甚者。肝邪干脾也。脾脉微弦者。膽邪干胃也。

按熊宗立云剛柔者陰陽也剛爲陽曰甚柔爲陰曰微此不以邪爲剛柔而誤以陰陽爲剛柔也張世賢引素古云甲丙戊庚壬謂之五陽剛也乙丁己辛癸謂之五陰柔也蓋以五府屬五陽故謂之剛五藏屬五陰故謂之柔是不察以府干府其邪柔而脉斯爲微以藏干藏其邪剛而脉斯爲甚至有陰乘陽二十五陽乘陰二十五六位通命門三焦合成六十首之說繆亦甚矣但熊宗立又謂甚爲剛微爲柔似爲得之而不知邪唯剛故脉甚邪唯柔故脉微之意其失與二張均也。

附考證

按此難止有急大緩濇沉等脉靈樞自五脉外有小滑等脉且難經不言病靈樞則言病其意淵合因并載之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

黃帝曰。請問脉之緩急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心脉急甚者爲瘈瘲。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爲狂笑。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爲喉吤。微大爲心痺引背。善淚出。小甚

瘖音音

瘻音漏

瘕音假 衄女六反

爲善噦。微小爲消癉。滑甚爲善渴。微滑爲心疝引臍小腹鳴。濇甚爲瘖。微濇爲血溢維厥。耳鳴巔疾。

肺脉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瘻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痺。引胸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微濇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閒。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痠矣。

肝脉急甚者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脇下若覆杯。緩甚爲善嘔。微緩爲水瘕痺也。大甚爲內癰。善嘔衄。微大爲肝痺。陰縮。欬引小腹。小甚爲多飲。微

小爲消痺。滑甚爲㿉疝。微滑爲遺溺。濇甚爲溢飲。微濇爲瘈攣筋痺　脾脈急甚爲瘈瘲。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厥。微緩爲風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大甚爲擊仆。微大爲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爲寒熱。微小爲消痺。滑甚爲㿉癃。微滑爲蟲毒蛕蝎腹熱。濇甚爲腸㿉。微濇爲內㿉。多下膿血。

腎脈急甚爲骨癲疾。微急爲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爲折脊。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大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擠已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癃㿉。微

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自無所見。濇甚爲大癱。微濇爲不月沉痔。

十一難曰經言脉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藏無氣者。何藏也。然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盡也。

此一篇。論脉不滿五十動者。爲一藏無氣。迺腎氣先盡也。動者。脉至也。素問平人氣象論云。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也。一息五動。則徧周五藏自一之十。乃天地生成之數。至於十息。則徧周五藏者。循環二次矣。五十動而不見止脉。是五藏皆有氣。故能

各至於十動也。今經言脉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藏無氣是郎靈樞根結篇所謂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也。但此一藏無氣。不知是何藏耳。然人之生也。肺最居上。心次之。脾居中。肝居下。腎又下之。故其吸也。肝腎司之。陽隨陰入。其呼也。肺心司之。陰隨陽出。一呼再動。一動肺。二動心也。脾居上下之中。三動脾也。一吸再動。四動肝。五動腎也。今脉不滿五十動。而四十動而代者。是大氣不能營於下。未得至於腎經。僅至肝經而還。故知一藏無氣者。乃腎氣先盡也。設使三十動而止。是二藏無氣。腎與肝是已。二十動而止。是三藏無氣。腎肝與脾是

已十動而止是四藏無氣腎肝脾心是已不滿十動而止是五藏無氣腎肝脾心肺是已蓋其動也自上而下肺心脾肝腎其止也自下而上腎肝脾心肺豈不可即此一藏無氣者而例推之哉

難經本義 本難大意出自靈樞根結篇但靈樞不言一藏無氣爲腎經而難經則明言之耳

靈樞根結篇岐伯曰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作生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脉口數其至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

短期要在終始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爲常也以知五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數乍疎也　脉要精微論岐伯曰代則氣衰愚按代之爲義脉來中止而不能還其勢似有求代之意故名

十二難曰經言五藏脉已絕於內用鍼者反實其外五藏脉已絕於外用鍼者反實其內內外之絕何以別之然五藏脉已絕於內者腎肝脉絕於內也而醫反補其心肺五藏脉已絕於外者心肺脉絕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肝陽絕補陰陰絕補陽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此一篇言用鍼之失宜者所以害人也經言五藏[illegible]

已絕於內。而粗工用鍼者。不實其內而反實其外。五藏脉已絕於外。而粗工用鍼者。不實其外而反實其內。且所謂內外之絕。何以別其爲內爲外之所絕乎。然五藏在人。心肺居上。其脉見於寸部。是之謂外也陽也。腎肝居下。其脉見於尺部。是之謂內也陰也。今五藏脉已絕於內者。乃腎肝脉已絕於內也。則陰病當補陰矣。而醫人用鍼者。反不補其腎肝。而補其心肺。則是陰絕補陽也。是謂腎肝之虛者而虛之。損其所不足也。心肺之實者而實之。益其所有餘也。如此死者。不過醫殺之耳。五藏脉已絕於外者。乃心肺脉已絕於外也。則陽病當補

陽矣。而醫人用鍼者。反不補其心肺。而補其腎肝。則是陽絕補陰也。是謂心肺之虛者而虛之。損其所不足也。腎肝之實者而實之。益其所有餘也。如此死者。不過醫殺之耳。卽此可以別其爲內爲外之所絕。而用針者之補寫所以爲失宜也。

本難大意出自靈樞九針十二原小針解篇。但難經以心肺腎肝分內外。而小針解則以氣口知內外耳。

凡鍼十二原篇。岐伯曰。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

躁治之者反取四末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害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益甚而恇致氣則生爲癰瘍小鍼解篇云五藏之氣已絶於内者脉口氣内絶不至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内重竭重竭則死矣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五藏之氣已絶於外者脉口氣外絶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輸有留鍼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 滑伯仁云靈樞以脉口內外言陰陽越人以心肺腎肝內外別陰陽其理亦猶是也

十三難曰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相勝之脉者即

死得相生之脉者病即自已色之與脉當參相應爲之柰何爲去聲

此一節言見本部之色不得本部之脉而反得相勝相生者乃爲死生之攸係遂即色脉之必相參者而詰之焉經言見此部之色當得此部之脉者宜也今見其色而不得其脉如肝之一經見其色之青而不得其脉之弦者是已其脉之來也反得相勝之脉者即死如色爲青而脉則浮濇而短是脉來尅色也色爲青而脉則大而緩是色來尅脉也此病之即死也苟得相生之脉者病即自已如色爲青而脉則浮大而散是色來生脉也

色爲青而脉則沉濇而滑是脉來生色也此病之即已也假肝爲例而餘藏可推矣大色見於外者也脉運於内者也似乎未必相應而亦不必叅之也而今色之於脉必當叅其相應者爲之柰何叅之爲言合也

然五藏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内相應假令色青其脉當弦而急色赤其脉浮大而散色黄其脉中緩而大色白其脉浮濇而短色黑其脉沉濇而滑此所謂五色之與脉當叅相應也（何承雲云五其脉以下俱該有一當字）

此一節言五色之與五脉必當叅其相應也五藏有五色皆見於面者也五藏有五脉皆見於寸口尺内者也

按素問靈樞論診脈大約指寸口以內本當有言及關者然五色亦當與五脈而相應焉假令青者肝之色也其脈當弦而急始與肝之色而相應矣赤者心之色也其脈當浮大而散始與心之色而相應矣黃者脾之色也其脈當中緩而大始與脾之色而相應矣白者肺之色也其脈當浮濇而短始與肺之色而相應矣黑者腎之色也其脈當沉濡而滑始與腎之色而相應矣此所謂五色之與五脈當即其相應者而參之也苟不即其相應而參之則何以知其反此而有相勝相生者哉

正考證 此與上節之意出自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但諸脈字面稍有不同而其大義全無所異

岐伯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

如桴鼓形影之相應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色青者。其脉弦也。赤者。其脉鈎也。黃者。其脉代也。白者。其脉毛。黑者其脉石。見其色而不見其脉。反得其相勝之脉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則疾已矣。[illegible]本篇言色脉相應未嘗言及病死生者有相類并載之

素問脉要精微論。岐伯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絡脉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脉。切脉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又曰。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緜緜其去如弦絕死。又曰。徵其脉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

脉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　素問五藏生成篇云。夫脈之小大滑濇浮沉。可以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脈色。可以萬全。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胸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痛。　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

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黑脉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臥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青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素問玉機真藏論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脉從四時謂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時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脉實以堅謂之益甚脉逆四時為不可

醫與
劑同

治。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善診者。察色按脉。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沉滑濇。而知病所主。以治。

素問玉版論要篇。岐伯曰。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夭面脫。不治。百日盡已。脉短氣絕死。病溫虛甚死。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為逆。下為從。色見于下者。病生之氣也。故從。色見於上者。傷神之兆也。故逆。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左為逆。右為從。左為陽。故男子右為從。而左為逆。右為陰。故女子右為逆。而左為從。易。重陽死。重陰死。女子色見於左

男子色見於右是變易也男子色見於左是曰重陽女子色見於右是曰重陰氣極則反故皆死也

素問三部九候論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胷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舂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又曰脫肉身不去者死又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　靈樞壽夭剛柔篇伯高曰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則危矣　素問方盛衰論黃帝曰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

脈數尺之皮膚亦數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脈緩尺之皮膚

亦緩。脈濇。尺之皮膚亦濇。脈滑。尺之皮膚亦滑。

此一節。言脈與尺之皮膚。亦當參其相應也。脈。乃寸口尺內之脈也。尺之皮膚。乃從關至尺澤之皮膚也。數屬心。急屬肝。緩屬脾。濇屬肺。滑屬腎。脈在皮膚之內。皮膚在脈之外。必內如斯。而外亦如斯。此之謂內外相應也否則相勝相生見矣。

正考證 本節之義。出自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黃帝曰。色脈已定。別之奈何。歧伯曰。調其脈之緩急大小滑濇。而病變定矣。黃帝曰。調之奈何。歧伯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奔而起。脈滑者。尺

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愚按脈者可按而知。其尺之皮膚。乃尺部至尺澤之皮膚也。嘗于尺部至尺澤之皮膚。診之果屬有脈。其曰亦減。而少氣者。卽小也。亦奔而起者。卽大也。但不曰脈。而曰皮膚二字。豈必診脈時。有驗其皮膚滑濇。於此之意耶。况診脈時。止有尺之皮膚可驗。驗其尺之皮膚。而周身可類推矣。古人上觀色。內驗脈。外驗皮膚。可謂詳悉之至也。

附考證 脈與尺之皮膚。固當相應。然凡診尺脈。亦必有病。

靈樞論疾診尺篇。黃帝問於歧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歧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

泆音亦

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卧。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麄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脉盛躁者。病溫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脉小者。泄。少氣

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麄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虫。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脉小甚。

少氣悗。有加立死。

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也。

此一節。言五藏聲色臭味。亦當與其脈而參其相應也。蓋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假如聲呼而色青臭臊而味酸者。肝也。其脈當弦而急。聲笑而色赤臭焦而味苦者。心也。其脈當大而散。聲歌而色黃臭香而味甘者。脾也。其脈當大而緩。聲哭而色白臭腥而味辛者。肺也。其脈當浮濇而短。聲呻而色黑臭腐而味鹹者。腎也。其脈當沉而滑。有是各藏之聲色臭味。則當有

各藏之脉夫是之謂相應也其有不相應者必不免於
病矣

假令色青其脉浮濇而短若大而緩爲相勝浮大而散若
小而滑爲相生也

此一節言色與脉之不相應有相勝相生之異而爲生
死之攸係也上文既言聲色臭味亦當與脉相應矣而
此又以色與脉之不相應者言之假令色青者肝之色
也其脉浮濇而短是脉勝色矣若脉大而緩是色勝脉
矣所謂相勝者爲鄙死也假令色青者肝之色也其脉
浮大而散是色生脉矣若脉小而滑是脉生色矣所謂

相生者病。即自巳也。即肝之一藏以觀之而餘藏可例推矣。

經言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謂也。

此一節。總結上文見治疾者之當明斯三者。而後爲全也。言脉與五色當參相應。否則不相勝。即相生矣。脉與尺之皮膚。當參相應。否則不相勝。即相生矣。聲與色臭味。當參相應。否則不相勝。即相生矣。三者之中。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謂之下工。有知其二。而不知其一者。謂之中工。有合三者而知之者。謂之上工。則其治病

而生全之也。十分之中。遂有六分八分九分之相遠矣。經言如此。非吾前言各當相參之謂歟。噫。昔之所謂下工者。今亦鮮矣。則必不能使十之生六也。况望其能全八與九哉。是可深惜也已。

【正考證】本節之說出自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

岐伯曰。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為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為下工。下工十全六。

高鶴琴云。所謂三者。指色之與脈。尺之皮膚之與脈。聲色臭味之與脈。三者俱以脈為主。而并參之。滑伯仁李晞范止以色脈皮膚為三者。而遺聲色臭味。非義之全者也。且以脈與皮膚色為相等。豈遂人之意哉。學者當以玄臺之言為正。珏按上工者。即素問生氣通天論之所謂良醫。湯液醪醴論。瘧論之所謂良工也。下工。即生氣通天論之謂粗。移精變氣論靈樞十二原之所謂粗工也。

十四難曰脈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脈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此(死)之脈也何謂損一呼一至曰離經二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也高鶴琴云此死之脈當作至。

此一節言至損之脈有不同而其病有先驟先漸之殊焉損者脈數減少之謂也至者脈數頻多之謂也言脈者人之所必有也或有減少而爲損者焉或有頻多而爲至者焉果何所謂而然也然試以至脈言之凡人有呼必有吸是之謂一息也故一呼脈來再至則一吸亦

來再至此一息四至脉也無太過無不及非脉之平者而何惟脉有至而愈至則呼吸少而脉數多陽之偏勝然也夫是之謂曰至脉有减少而不至則呼吸多而脉數少陰之偏勝然也夫是之謂曰損故自平脉之外逐有至脉損脉之分或有一呼三至則一吸亦三至乃一息六至脉也陽初勝乎陰矣或有一呼一至則一吸亦一至乃一息二至脉也陰初勝乎陽矣皆謂之曰離經離經者離其常經也或有一呼四至則一吸亦四至乃一息八至脉也陽甚勝陰矣有二呼一至則二吸亦一至乃二息一至脉也陰甚勝陽矣皆謂之曰奪精奪精

者。奪去其精氣也。或有一呼五至。則一吸亦五至。乃一
息十至脈也。至此。則陽勝陰亡矣。或有三呼一至。則三
吸亦一至。乃三息一至脈也。至此。則陰勝陽亡矣。皆謂
之曰死。或有一呼六至。則一吸亦六至。乃一息十二至
脈也。至此則陽極陰絕矣。或有四呼一至。則四吸亦一
至。乃四息一至脈也。至此。則陰極陽絕矣。皆謂之曰命
絕。自離經而為病。奪精而病甚。病甚而死。死而命絕。其
漸有如此者。至脈從下而上。先病腎而後病肝。病脾病
心病肺也。即下文骨痿不能起於床。以至於皮聚而毛
落者是也。損脈從上而下。先病肺而後病心。病脾病肝

病腎也。即下文皮聚而毛落，以至於骨痿不能起於床者是已。蓋至脈從下而上，陰虧而陽勝，故其脈數多；損脈從上而下，陽虧而陰勝，故其脈數少。其損至之脈有不同者，固如是夫。按一呼三至，脈行四寸半，則一吸三至亦行四寸半，共脈行九寸，由一息九寸推之，則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一千二百十五丈，比平人過行四百五丈矣。此至脈之離其常經也。平人一呼再至，脈行三寸，今一呼一至，脈行一寸半，則一吸一至亦行一寸半，共行三寸，由一息三寸推之，則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四百五丈，比平人減四百五丈矣。此損脈之離其常經也。有一呼四至，脈行六寸，則一吸亦四至，脈行六寸，共一息脈行一尺二寸，積至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一千六百二十丈，比平人過行八百十丈矣。此至脈之精已衰奪也。有再呼一至，則再吸亦一至，乃二息一至脈也。是一息之間脈止行得一寸半，積至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二百二丈五尺，比平人少六百七丈五尺矣。此損脈之精已衰奪也。假如一呼五至，

則一吸亦五至乃一息十至雖一息之間脈已行一尺五寸其三呼一至則三息脈止行得一寸半僅抵平人之半呼耳一呼大至則一吸亦六至乃一息十二至雖一息之間脈已行一尺八寸其四呼一至則四息脈止行得一寸半似同無呼之人耳皆神氣全無非可以言脈體也死絕相繼不亦宜乎蓋其始也陰陽偏勝僅至於病其中也陰陽偏甚精已衰其終也陰陽偏絕尚安望其能有生哉 按王叔和脈經云肝脈來濯濯如倚竿如琴瑟之弦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足厥陰脈也 脈來累累如貫珠滑利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手少陰脈也 脈來長而弱來疎去數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足太陰脈也 脈來汎汎輕如微風吹鳥背上毛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手太陰脈也腎脈沉細而緊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足少陰脈也 按內經全無所謂損者其至字則有之要知越人之意以不及為損脈太過為至脈耳然以下文及內經觀之則至字則專字凡太過不及之脈皆可以言至也

損脉之爲病柰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脉。血脉虚少。不能榮於五藏六府也。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床。反此者。至於收病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床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

凱按。高鶴琴云。於收二字。[illegible]之二字無義。

此一節。言損脉之病。自肺而之腎。至脉之病。自腎而之肺。皆不免於死也。承上文而言損脉從上下。則自上而下。其爲病也柰何。不問至脉之病者。將因自上而下之病。以推自下而上之病也。下節止問治損之法。其意亦

猶是耳。然人身之五藏，肺爲陽中之陰，心爲陽中之陽，居上者也。肝爲陰中之陽，腎爲陰中之陰，居下者也。脾爲陰陽之中，故居中州。素問宣明五氣論云：肺主皮毛，心主脉，脾主肉，肝主筋，腎主骨，是謂五主。靈樞九鍼論岐伯曰：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素問痿論岐伯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今損脉之病，自上而之下。是以一損損於肺，肺主皮毛者也。故皮似纏聚而毫毛則脫落焉。此曰損者，傷之謂也。非損脉之損也。二損損於心，心主血脉者也。故血脉虛少，不能滋榮於五藏六府焉。三損損於脾，脾主肌肉者也。故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焉。四損

損於肝。肝主筋也。故筋緩不能自收持焉。五損損於腎。腎主骨也。故骨痿不能起於床焉。素問痿論。岐伯曰。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爲骨痿。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能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此乃損脈之爲病若如此。反此者。則至脈之病。自下而之上。故一損損於腎。骨痿不能起於床。二損損於肝。筋緩不能自收持。三損損於脾。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心。血脈虛少。不能榮於五藏六府。五損損於肺。皮聚而毛落。此則至脈之爲病。若又如此。所謂損脈從上而下者。蓋始自皮聚而毛落。以至於骨痿不能起於床。至脈從下

而上者。蓋自骨痿不能起於床。以至於皮聚而毛落。雖
病分先肺先腎。而五藏皆漸絕也。故均謂之曰死耳。
然治損之法奈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
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温。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
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法也。
此一節。言治損之法。而治至之法可推也。承上文而言
損至之脉固可分上下。以知其病之有先後矣。是必有
何法以治損脉之病。而用以例治至脉之病焉。然損脉
自上而下者也。故肺主氣。氣損則肺損而病矣。必於其
氣而補益之。心主血脉。血脉損則心損而病矣。必於其

靈樞師傳篇曰：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淒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

營衛而調之。蓋營乃陰精之氣，所以化血而爲陽之守。而衛乃陽精之氣，所以衛外而爲陰之使。調其營衛，斯心血生而經脈通矣。啓玄子云：營主血，陰氣也；衛主氣，陽氣也。脾主飲食，飲食不調，則脾損而病矣。必調其飲食，而適其寒溫焉。滑伯仁云：如春夏食凉食冷，秋冬食溫食熱，及衣服起居，各當其時也。蓋脾雖主飲食，而衣服起居之寒溫不適，則脾其能化飲食乎。此滑氏之說是也。肝爲將軍之官，苦急者也。急則肝損而病矣。必和其性情嗜好，而緩其中焉。素問藏氣法時論岐伯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然所謂緩其中，則不但飲食而已。腎藏精，精不藏則腎損而病矣。必於其精而補益之。此乃治損之法，有如此者，則治至之法可即是以例推之矣。

[illegible] 素問宣明五氣

論云。五勞所傷。久視傷血。王冰註云勞於心也久臥傷氣。王冰註云勞於肺也。久坐傷肉。王冰註云勞於脾也久立傷骨。王冰註云勞於腎也久行傷筋。王冰註云勞於肝也是謂五勞所傷。

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有呼吸再至。脈來如此。何以別知其病也。

此一節重問損至之脈。可以別其爲何病。所以起下文也。但內有呼吸再至五字。則重出。即上文一呼一至。一吸一至二句耳。

正考證 按滑伯仁云。前之損至。以五臟自病得之于內者而言。此

則以經絡血氣爲邪所中之微甚自外得之者而言也。是滑氏之意蓋即下文之病與上文之病有不同者而見之。

然脉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

此一節言一息四至脉也。不大不小者。寸關尺各得其宜。至數調匀也。藏府平和。故脉如此。平者。無過不及之謂也。

正考證 素問平人氣象論。岐伯曰。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閏以大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

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爲適得病。前大後小。即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即胸滿短氣。

此以下四節。皆至脉爲病。一節甚於一節。而此一節言一息六至脉之爲始得病也。一呼三至。一吸三至。名曰數脉。適初也。適得病。初染病也。因脉始加平脉一至。故爲得病未久。前大後小者。寸前大而寸後小也。寸爲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關以下法人。主腹以下至臍之有疾。前大後小者。乃氣升而不降。故脉如此。而病見于上者。爲頭痛目眩也。前小後大者。寸前小而寸後大也。前小後大。乃氣降而不升。故脉如此。而病見於下者。爲胸滿短氣也。

正考證 素問平人氣象論。岐伯曰。人一呼脉三動。一吸脉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温。尺不

熱。脉滑曰病風。脉濇曰痺。何承雲云。玄臺此說似與熊宗立同。細詳之。庶于頭痛目眩痺滿短氣為有理。張世賢分前後為尺寸。大小為寒熱者非。當知六至之脉。有熱而無寒也。滑伯仁以前後為非尺寸。循十五難前曲後居之意。當以始末言之。則於頭痛目眩痺滿短氣無着矣。李駉范以寸外大者為前大。寸內小者為後小。尤為非理也。

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洪大者苦煩滿。沉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濇者中霧露。中去聲

此一節。言一息八至脉之為病欲甚也。夫一息八至。乃脫脉也。較之適得病。其脉已加二至。故曰病欲甚。洪大屬陽。沉細屬陰。八至之脉若洪大者。病在三陽。陽邪愈甚。故苦煩滿。煩乃不安。滿則飽脹。八至之脉若沉細者。

病在三陰。陰盛搏陽。故主腹中疼痛。八至之脉見滑者。熱傷氣也。陽氣有餘。故滑脉來現耳。八至之脉見濇者。寒傷血也。觸冒霧露。血脉不調。故濇脉來現耳。【正誤】

【證】按素問平人氣象論曰。人一呼脉四動以上曰死。夫素問以為死。而越人止言病欲甚者。蓋素問曰已上則不止四動而已。如下文二節所言是也。

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沉細夜加。浮大晝加。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大小者為難治。

此一節。言一息十至之脉。或有困於夜者。或有困於晝者。或有困而可治者。或有困而難治者。皆由脉以為之甚也。夫一息十至。即歸墓脉也。十至之脉。其人當困。若

十至中見沉細是陰之極至夜必加病若十至中見浮大是陽之極至晝必加病但沉細浮大之中而不乍大乍小者雖危亦有可治蓋以胃氣尚存故脉猶平和耳其沉細浮大之內各有乍大乍小者則胃氣已甚然矣不亦爲難治耶滑伯仁以沉細爲小浮大爲大者亦通

一呼六至一吸六至爲死脉也沉細夜死浮大晝死

此一節言一息十二至之脉或有死于夜者或有死于晝者亦由脉以爲之憑也十二至脉爲絕魂故曰死沉細脉爲陰病陰病當死于陰故夜死浮大脉爲陽病陽病當死于陽故晝死

[illegible] 按玉機真藏論黃帝曰

老人一呼五六至其形肉不脫真藏雖不見猶死也

附考 素問三部九候篇岐伯曰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應如參舂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

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着床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

此與下節言損脉爲病而此一節言一息二至之脉其病當自上而下以血氣之不足也一息二至脉名曰敗又謂之損損脉從上下令人雖能行必至於着床而後已着床者即骨痿不能起于床也所以然者蓋以腑主

氣。心主血脈。一息止得二至。是氣血不足。心肺俱損矣
從上而下。則自是而病脾病肝病腎。其勢使之然也。安
得而不着于床乎。正考證素問平人氣象論云。人一
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
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
名曰行尸。
此一節言二息一至之脈。其人必當死也。魂屬陽。魄屬
陰。二息一至。則陽絕而魂去也。人雖能行。其體已死矣。
故曰行尸　正考證素問平人氣象論。岐伯曰。脈絕不
至曰死。按李瀕湖謂脈訣兩息一至死非。惟正難經所謂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張世賢以為一息一至

之脈則訛矣。

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爲害。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

何承雲云。譬如二字。當在有尺之下。

上文言損至之脈。病生死。既已詳矣。而此一節。極言尺脈乃人之元氣。其所係爲尤重。而尤可以決人之死生也。上部。寸脈也。下部。尺脈也。言人之上部有脈。下部無脈。意者邪實于上。故上有下無。其人當吐。吐則氣一通暢。下脈自生。不可以期其死也。若非邪實之故。而不必

于吐。是真下部元氣已絕。故尺脉自無也。其爲死也必矣。又有上部無脉。下部有脉。雖病已危困。無能爲害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人之有尺。譬如樹之有根。上部無脉。猶枝葉之枯槁也。下部有脉。猶根本之有生也。觀夫樹之枝葉雖枯槁而有根必有復生之理。則人之有是尺脉。乃脉之有根本也。脉之有根本。即腎間之有動氣。而爲人之有元氣也。正如樹有根本而枝葉之枯。無足慮者。故知其爲不死也。然則尺脉在人。其所係不甚重乎。

此一節。當承八難而觀之。其義無間。意者乃八難之脫簡歟。按此節似與上文不屬。今細推之。上文之損脉從上下。則知皮聚而毛落以至骨痿不能起于床者

死。然其病勢之持也必久。而人之治之也亦易。蓋肺病而腎不病。其至于死也難。至脈從下上。則知骨痿不能起于床。以至於皮聚而毛落者死。然其病勢之持也必速。而人之治之也亦難。蓋腎病而肺必病。其不至於死者鮮。上部有脈。而下部無脈。乃所謂至脈也。其人當死。上部無脈。而下部有脈。乃所謂損脈也。其人可治。盖因上文以爲漸至於死。而復言此以發其未盡之意。見至脈難治。而損脈爲可治也。試觀今之治弱證者。凡損脈而爲不足。其脉弱。則用大補之劑以補之。而十之生者七八。凡至脈而爲有餘。其脉躁。則雖大補之劑以補之而十之生者一二。可見尺爲重而寸爲輕也。學者可不察諸。

十五難曰。經言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是王脈耶。將病脈也。然。弦鉤毛石者。四時之脈也。春脈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夏脈鉤者。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

鈎。故其脉之來疾去遲。故曰鈎。秋脉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脉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冬脉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脉之來沉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脉也。王去聲。何承雲云來疾去遲上當有一來字。盛冬宜此盛字。他本作極。冬者非

此一節。言弦鈎毛石爲四時之脉。必郎萬物之生長收藏者。而明夫脉體焉。王脉者。郎七難少陽之至乍大乍小等語也。病脉者。郎九難數則爲熱遲則爲寒之謂也。四時之脉者。正此難春弦夏鈎秋毛冬石之謂也。言春脉弦。夏脉鈎。秋脉毛。冬脉石者。是王脉耶。將病脉也。然

弦鈎毛石者。非王脉也。亦非病脉也。乃四時之脉也。蓋人身與天地本相參也。此語出素問欬論。靈樞經水論。皆岐伯言。天地有春夏秋冬之四時。吾人有肝心肺腎之四藏。故品物流形於天地之間。猶脉氣流行于人身之內。必四時行而萬物之所以生長收藏也。必四藏主而脉氣之所以弦鈎毛石也。故春脉之所以弦者。正以吾身之肝。屬東方木也。春時東方司令。萬物始生。未有枝葉。吾肝氣通于春者也。萬物未有枝葉。則脉氣亦未甚盛。故其脉之來。不過濡弱而長耳。脉長似弦。而長中濡弱。乃微弦也。故曰春脉弦也。夏脉之所以鈎者。正以吾人之心。屬南方火

也夏時南方司令萬物茂盛垂枝布葉則脈氣亦已甚盛故其脈之来来則勢急去則勢遲乃浮而不易沉也劉立之曰来者自骨肉之分而出於皮膚之際氣之升而上也去者自皮膚之際而還於骨肉之分氣之降而下也李晞范以来疾為寸脈去遲為尺脈者非殆有垂布下曲之象焉故曰夏脈鈎也秋脈之所以毛者正以吾人之肺屬西方金也秋時西方司令乃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至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吾肺之氣通於秋故其脈之來輕虗以浮有似於毛故曰秋脈毛也冬脈之所以石者正以吾人之腎屬北方水也冬時北方司令乃萬物之所藏盛冬之時其水之凝如石也吾腎之氣通於冬故其

脈之來沉濡以滑。有似於石。故曰冬脈石也。此所以爲四時之脈也。

【王考證】本節四脈。出自素問玉機眞藏論。但素問故曰弦。故曰鉤。故曰浮。故曰營之下。各有下四節太過不及之病。而此則不論耳。詳下文。

玉機眞藏論黃帝曰。春脈如弦。何如而弦。岐伯曰。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黃帝曰。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脈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帝曰。秋脈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帝曰。冬脈如營。何如而營。岐伯曰。冬脈者。腎

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沉以搏故

曰營按歧伯之所謂氣來者非承上文萬物之氣也正言吾身之脈氣也耎即軟字弱嬌嫩也春脈其氣來軟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比難經濡弱而長爲尤詳夏脈其氣來盛去衰即難經來疾去遲也但疾遲二字不若素問盛衰二字之尤切素問謂秋脈其氣來輕虛以浮與難經同但素問有來急去散而難經無之蓋來急與真脈來疾全去散與去遲不全其散字最妙散則有輕虛以浮之意此一句斷不可缺乃越人失之也冬脈營者王水註云脈沉而濡如營動也其氣來沉以搏即難經沉濡而滑之意然搏擊于手即滑之謂也

附考證 素問宣明五氣論云五脈應象肝脈弦心脈鉤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是謂五藏之脈

附考證 素問平人氣象論歧伯曰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及不間藏曰難已

素問脈要精微論歧伯曰持脈

有道。虛靜爲保。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

君子居室。保作寶

如有變柰何

此一句。總問四時之脉。必有其變。正以發下五節之意也。脉逆四時之謂變。變乃不常之謂也。言春弦夏鈎秋毛冬石者。四時之常脉也。或不能以無變則將如之何哉。

然春脉弦。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氣厭厭聶聶。如循榆葉

曰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強。如張弓弦曰死。春脉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春以胃氣為本。厭音魘 聶上聲

此一節。言春脉本弦。反者有太過不及。則病有外內之殊。又狀平脉病脉死脉之體而申之。以見胃氣在人為甚重也。言春脉當弦。即首節所謂濡弱而長。及下文氣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春脉微弦曰平之謂也。此其所以無病也。苟反此。則有太過不及而病從生矣。何以謂之反也。彼脉氣之來。實而且強。是之謂太過也。斯病形于外焉。氣餘則病形於外。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謂令人善怒

胠丘魚反

本作宗當作怒。忽忽眩冒而巔疾者是已。忽忽，不爽也。謂目瞀怳如轉也。冒，謂冒悶也。巔，頂巔也。脉氣之来虛微而弱，是之謂不及也。斯病形於內焉。氣少則病在於中。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謂胷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者是也。脇胠也。夫弦，木春時之脉，而太過不及，其為病也如此。方其無病之時，脉本平也。擬而議之，氣厭厭聶聶，如循榆葉者，夫是之謂曰平。厭厭聶聶者，恬靜之謂也。如循榆葉者，榆葉非甚粗大，如弦而軟，循之則不甚俻㦞，不過形容弦脉和柔之意耳。適今有病之時，脉已病也。擬而議之，益實而滑，如循長竿者，夫是之謂曰病。益實而滑，即上文氣来實強也。如循長竿，則實

強而弦之太長矣上文外内爲病不但實強而且曰虛微茲若止承實強而不承虛微者殊不知虛微而少胃氣亦必病也言實強而虛微可類推矣至于病極之際脉必死也擬而議之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夫是之謂曰死本實強矣急而勁則其勢益強如弓弦新張全無冥弱此乃真藏之脉其死必也且吾所謂厭厭聶聶如循楡葉爲平者蓋以春脉得微弦是以謂之平也益實而滑如循長竿爲病者蓋以弦多胃氣少是以謂之病也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爲死者蓋以但弦無胃氣是以謂之死也由是觀之則知脉曰平者有胃氣也

曰病者胃氣少也曰死者無胃氣也然則當春之時豈不以胃氣爲本哉夫所謂胃氣者何以見之即微弦之微字是也微則和且緩矣其誠主性之謂歟

正考證 本節反指爲病此病在内出自素問玉機眞藏論但素問有太過不及之病而此則不及偹耳

玉機眞藏論帝曰何如而反歧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春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歧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其不及則令人胷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按歧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呂廣註云實強者陽氣盛也少陽當微弱今更實強謂之太過陽處表故令病在外厥陰之氣養于筋其脉弦今來虚微故曰不及陰

霧中。故令病在內。蓋以少陽為表為病在外，而厥陰為裏為病在內也。熊宗立于心部太過則曰太陽，不及則曰少陰；肺部太過則曰陽明，不及則曰太陰；腎部太過則曰太陽，不及則曰少陰，與虞同。

本節氣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至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曰死，出自素問平人氣象論，但其辭異意同耳

平人氣象論。岐伯曰：平肝脉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稍，曰肝平。春以胃氣為本。病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按素問言平肝脉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夫耎弱招招，言耎弱招迢也。如循長竿之末梢，則其耎弱矣。較之難經謂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皆以形容微弦之意耳。素問謂病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夫盈實而滑，所謂實強是也。若循長竿，則非末梢之軟弱矣。較之難經謂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其辭意皆同也。素問謂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較之難經謂急而勁益強，如張弓弦曰死，則又詳矣。又按玉機真藏論

云。真肝脉来。正所謂如新張弓弦中外急也。如循刀刃。則甚剛矣。責責然如按琴瑟弦。則甚急矣。此皆如新張弓弦。所以皆至于死也。

【正義】本節春脉微弦曰平。至但弦無胃氣曰死。出自素問平人氣象論。其春以胃氣爲本一句。已見前跋考證中。

平人氣象論。岐伯曰。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氣也

夏脉鉤。反者爲病。何謂反。然。氣来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来虚微。是謂不及。病在内。其脉来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来而益數。如雞舉足者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夏脉微鉤曰平。鉤多胃氣少曰病。但鉤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 何承雲云。在内下有其字。張世賢本失之。

此一節言夏脉本鉤反者有太過不及則病有外內之殊又狀平脉病脉死脉之體而申言之以見胃氣在人爲甚重也言夏脉當鉤必如首節所謂來疾去遲及下文脉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夏脉微鉤曰平之謂也此其所以無病也苟反此則有太過不及而病從生矣何以謂之反也彼脉氣之來實而且強是之謂太過也斯病形于外焉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謂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者是也脉氣之來虛微而弱是之謂不及也斯病形于內焉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謂令人煩心上見咳唾下爲氣泄者是也手少陰心脉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又從心系

却上喘。故太過不及之病如此。夫鈎本夏時之脉。而太過不及。其爲病也如此。方其無病之時。脉本平也。擬而議之。其脉来累累如環。如循琅玕者。夫是之謂曰平。累累如環。如循琅玕。蓋琅玕石似珠玉。循之則漫散而無拘。即浮大而散来疾去遲之意也。滑伯仁云。如循琅玕鈎而和也。適今有病之時。脉本病也。擬而議之。来而益數。如雞舉足者。夫是之謂曰病。心脉本浮大而散。今来而益數。如雞舉足。則六至以上矣。滑伯仁云。如雞舉足謂勢而有力也。至于病極之際。脉必死也。前曲後居。如操帶鈎。夫是之謂曰死。脉来前鈎曲而無力。後居然而不動。如勁直操執革帶之鈎者。是但鈎而不和也。

且吾所謂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爲平者。蓋以夏脈微鉤。是以謂之平也。來而益數。如雞舉足爲病者。蓋以鉤多胃少。是以謂之病也。前曲後居。如操帶鉤爲死者。蓋以但鉤無胃氣。是以謂之死也。由是觀之則知脈曰平者。有胃氣也。曰病者。胃氣少也。曰死者。無胃氣也。然則當夏之時。豈不以胃氣爲本哉。

正考證 本節反者爲病至病在內。出自素問玉機真藏論。但素問有太過不及之病。而此則不備耳。

玉機真藏論。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夏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

爲浮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按岐伯曰其氣來不盛。去反盛。難經則云氣來虛微。似不同矣。然玩來不盛。是亦氣來虛微之意。曰去反盛。則非浮大而散。乃有沉數之意。所以謂之不及而病也。

平心脉

本節其脉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至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出自素問平人氣象論但其辭異意同耳。

平人氣象論。岐伯曰。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氣爲本。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按素問玉機真藏論。岐伯曰。真心脉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夫如循薏苡。以循平人氣象論如循琅玕之意。但曰堅而搏。則是真心脉來。異于循琅玕矣。難經以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爲平脉。殆與平人氣象論之言無異也。難經謂來而益數。如雞舉足曰病今平人氣象論云。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病夫喘喘連屬。即來而益數之意也。其中微曲。雞之舉足

不其曲耶。此意亦已全矣。又謂死心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王冰註云：居，不動也。操，執持也。鉤，謂革帶之鉤。此與難經無異矣。

正考證 本節夏脈微鉤曰平，至但鉤無胃氣曰死，出自素問平人氣象論。其夏以胃氣爲本一句，已見前段考證中。

平人氣象論岐伯曰：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通于心。心藏血脈之氣也。

秋脈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病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秋脈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

秋以胃氣爲本。

此一節言秋脉本毛反者有太過不及則病有外内之殊又狀平脉病脉死脉之體而申言之以見胃氣在人爲甚重也言秋脉當毛必如首節之所謂輕虛以浮及下文其脉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秋脉微毛曰平之謂也此其所以無病也苟反此則有太過不及而病從生矣何以謂之反也彼脉氣之來實而且強是之謂太過也斯病形于外焉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謂令人氣逆而背痛慍慍然者是也脉氣之來虛微而弱是之謂不及也斯病形于内焉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謂令人喘呼吸少氣而咳上氣見血下聞病音者是也（肺太陰脉起於中焦）

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藏氣。爲欬，主喘息，故氣盛則肩背痛，氣逆，不及則喘息變易。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也，下聞病音，謂喘息則肺中有聲也。夫毛本秋時之脈，而太過不及，其爲病也如此。方其無病之時，脈本平也。擬而議之，其脈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夫是之謂曰平。熊宗立謂小車之蓋，輕浮藹藹然，按之益大，上虛浮而下益大，乃所以爲微毛也。適今有病之時，脈必病也。擬而議之，不上不下，如循雞羽者，夫是之謂曰病。熊宗立謂按之中央堅，兩傍虛，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濇濇然者，是也。及其病極之時，脈必死也。擬而議之，按之蕭索，如風吹毛者，夫是之謂曰死。熊宗立謂按之蕭索，如風吹毛

曰紛紛然。飄騰無歸者。是也。且吾所謂其脉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爲平者。蓋以秋脉微毛。是以謂之平也。不上不下。如循雞羽爲病者。蓋以毛多胃少。是以謂之病也。按之蕭索。如風吹毛爲死者。蓋以但毛無胃氣。是以謂之死也。由是觀之。則知脉曰平者。有胃氣也。曰病者。胃氣少也。曰死者。無胃氣也。然則當秋之時。豈不以胃氣爲本哉。

本節反者爲病。王病在内。出自素問玉機真藏論。但素問有太過不及之病。而此則不備耳。

玉機真藏論。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秋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

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慍慍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上聞病音。按其氣来毛而中央堅。兩傍虚。此謂太過病在外。雖經止有氣来盛强四字。今將氣来毛而中央堅兩傍虚者推之。亦毛至飄揚者也。兩傍雖虚。而中央又堅。則毛之過矣。雖經謂氣来虚微。即素問所謂其氣来毛而微也。學者可以合而觀之矣。

又云。眞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

正考證　本節其病来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至不上不下。循雞羽曰病。出自素問平人氣象論。但其辭異竟同耳。

平人氣象論。岐伯曰。平肺脉来。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為本。病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死肺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按難經以厭厭聶聶如循榆莢曰春平脉。以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秋平脉。與素問異

瞥匹烈切

又張仲景云秋脉藹藹如車蓋者名曰陽結春脉聶聶如吹榆莢者名曰數此是宗越人之言耳據理還以素問耎耎迢迢如循長竿為春平脉厭厭聶聶如落榆莢為秋平脉者是也　又按素問謂病肺脉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王氷註云謂中央堅兩傍虛蓋雞羽中央有骨兩傍虛浮也則浮而帶濇非純浮也此比雞經為尤詳素問謂死肺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王氷註云如物之浮瞥瞥然如風吹毛紛紛然也雖經曰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本節秋脉微毛曰其詞雖異而其意則同矣平至但毛無胃氣曰死出自素問平人氣象論其秋以胃氣為本一句已見前段考證中

平人氣象論岐伯曰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通于肺以行榮衛陰陽也

冬脉石反者為病何謂反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

氣来厓微是謂不及病在内脉来上大下兑濡滑如雀之啄曰平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曰病来如觧索去如彈石曰死冬脉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何承雲云兑當作鋭）

此一節言冬脉本石反者有太過不及則病有外内之殊又狀平脉病脉死脉病之體而申言之以見胃氣在人爲甚重也言冬脉當石必如首節所謂沉濡而滑及下文脉来上大下兑濡滑如雀之啄曰平冬脉微石曰平之謂也此其所以無病也苟反此則有太過不及而病從生矣何以謂之反也彼脉氣之来實而且強是之謂

㑊音 能㑊 亦

眇音杪

太過也。斯病形于外焉。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謂令人解㑊。平人氣象論尺脉緩濇謂之解㑊。註云寒不寒熱不熱弱不弱壯不壯㑊不可名謂之解㑊。脊脉痛而少氣不欲言者是也。脉氣之来虛微而弱是之謂不及也。斯病形于内焉。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論令人心懸如病飢䏚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者是也。腎少陰脉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胷中故病如是也。䏚者季脇之下俠脊兩傍空軟處也。腎外當䏚。故䏚中清冷也。夫石本冬時之脉。而太過不及其爲病也如此。方其無病之時。脉本平也。擬而議之。脉来上大下兊濡滑如雀之啄。夫是之謂曰平。上大下兊能宗立謂上大者足太陽應手而大也

下兊者。足少陰診之去而小也。如雀之啄。張世賢謂郎
按之濡。舉指來疾者是也。適。今有病之。時脈本病也。擬
而議之。啄啄連屬。其中微曲者。夫是之謂曰病。張世賢
謂啄啄連屬。不如雀之啄也。其中微曲者。熊宗立謂其
中緩而微曲者。脾脈尅腎。謂石多而胃氣少也。及其病。
極之。際脈必死也。擬而議之。來如觧索。去如弾石。夫是
之謂曰死。來如觧索。去如弾石。熊宗立謂來如觧索之
遲緩。去如弾石之急疾。但沉而無中之胃氣者。是也。且
吾所謂脈來上大下兊。濡滑如雀之啄爲平者。蓋以冬
脈微石。是以謂之平也。啄啄連屬。其中微曲爲病者。蓋

以石多胃氣少是以謂之病也來如解索去如弹石為死者蓋以但石無胃氣是以謂之死也由是觀之則知脉曰平者有胃氣也曰病者少胃氣也曰死者無胃氣也然則當冬之脉豈不以胃氣為本哉

爲病至病在內出自素問玉機真藏論但素問有太過不及之病而此則不俻耳

玉機真藏論

[illegible] 太節 又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弹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冬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脉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飢䏚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又云真腎脉至搏而絕如指弹石辟

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按素問謂其氣來如弾石者此爲太過病在外難經謂氣來實强即氣來弾石之謂也素問謂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令人心懸如病飢䏚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難經謂氣來虛微也內經其去如數則非甚應手者也本節上大下兌濡滑如雀之啄曰平至来如觧索去如弾石曰死。平人氣象出自素問平人氣象論但其辭異意同耳

論岐伯曰平腎脉来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病腎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死腎脉来發如奪索辟辟如弾石曰腎死。按素問謂平腎脉来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王冰註云謂如心脉而鉤按之小堅耳愚意喘喘累累即沉濡而滑之意也難經謂其来上大下兌濡滑如雀之啄曰平愚意曰雀啄無非滑之意也素問謂病腎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王冰註云形如引葛言不按且堅明按之時尤甚也難經謂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曰病愚意如引葛按之益堅分

亦啄啄連屬其中微曲之意素問謂死腎脉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王冰註云發如奪索猶蛇之走辟辟如彈石言促又堅也。難經謂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與素問奪索即解索之謂。又與自彈石之義可謂相合者矣。

【正誤】本節冬脉微石曰平石但石無胃氣曰死出自素問平人氣象論。其冬以胃氣為本一句已見前段考證也

平人氣象論。岐伯曰。冬胃微石曰腎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鈎曰夏病。鈎甚曰今病。藏真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為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

此一節。明四時皆以胃氣為本。而極言胃氣在人為甚重也。承上文而言春夏秋冬。皆以胃氣為本者。何也。蓋

以水穀者。人之所賴以有生也。胃主納受。誠爲水穀之海焉。主稟受四時之四藏而四藏皆以胃氣爲本也。是以四時之間。胃氣多則平。胃氣少則病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其變病死生之際。無不以此爲要會也。

[illegible]按此篇大義皆出於平人氣象論。玉機眞藏論兩篇。此節考之兩篇中。並無渾成之語。惟平人氣象論。有平人之常氣稟于胃數語。玉機眞藏論有五藏者皆稟氣于胃數語。則此節蓋本諸此云。

平人氣象論。岐伯曰。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又曰。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

玉機眞藏論。岐伯曰。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

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真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

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来如雀之啄似水之下漏是脾衰之見也

此一節言脾居四藏之中善不可見惡則可見以見其所重者猶夫胃也承上文言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胃主納受脾主運化則脾之在人其所係均所重也故人之五藏心肺居上腎肝居下脾則居乎其中以寄

王于四季猶四藏居于四方而脾處天下之中州也方其平和之時脈固微緩病亦鮮有其有功于四藏猶忘帝力於何有不可得見也即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謂善者不可得見也及脾衰之時則脈固失常病亦迭現即素問玉機真藏論之所謂惡者可得而見也何以見衰之為可見也脈氣之來如雀之啄此為不及病在內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謂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是也脾為孤藏以灌四傍今脈不平和則五藏不和故九竅不通夫脾不平和因爲強矣而九竅不通則病勢有餘是爲重強也脈氣之來如水之下漏此曰太過病在外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謂令人四肢不收是也脾主四肢是乃脾衰之

見也。信乎脾氣和則平。脾氣火則病。有脾氣則生。無脾氣則死。所謂四時皆以胃氣為本。而脾之在人。又豈不與胃而相須者乎。

本節之義出自素問玉機真藏論且其所論太過不及之病較此更詳。

玉機真藏論。帝曰。脾脈獨何主。岐伯曰。脾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帝曰。然則脾善惡可得見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帝曰。惡者何如可見。岐伯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烏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夫子言脾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旁。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

按王冰註云。不正主時。寄王於四季。故善不可見。惡可見也。甚不明。殊不知四藏賴脾以為養。當脾氣平和之時。實有功于四藏者多矣。然日常如是。雖有善者不可得而見也。惟脾氣少衰。則不惟脾經有疾。而諸經亦必致病。其不善者。有可以立見矣。素問所謂太過不及之分。在內在外之病。其為詳盡。難經似以平和代善字。衰代惡字。不知平和與衰。止言得脈。而善惡二字。不但指脈之善不善。要當兼有疾無疾言之。始為詳盡也。

又云。真脾脈至弱而乍數乍踈。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岐伯曰。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耎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氣也。

附考　素問太陰陽明篇。帝曰。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禀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禀也。今脾不能為胃

行其精液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
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不主時何也歧伯
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
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
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帝曰脾與胃
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歧伯曰足太陰
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
陰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
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肢
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

生故不用焉。

十六難曰。脈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六十首。一脈變爲四時。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之。然。是其病有內外證。

此一節。言診脈之法有不同。必得其病體證候而後爲全也。脈有三部。寸關尺也。九候。三部中之浮中沉也。詳見十八難陰陽。即四難脈有陰陽之法也。輕重。即五難三菽六菽之謂也。六十首。係古經篇名耳。按素問方盛衰論黃帝答雷公曰。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恒之勢乃六十首。診云奇恒勢六十首。今世不傳。則所謂六十首者。正此是也。今以七難冬至後得甲子少陽王等語爲解。蓋言六十日之首。六六三百六十首。以成一歲耳。義雖稍通實

未考諸此也。一脉變爲四時。即十五難春弦夏鈎秋毛冬石也。越人之意。以爲凡若此者。皆脉法也。予雖上古神聖亦久遠矣。後之術者。又各是其法。果何以别之。而有一定之見乎。然而診法固有不同。病證猶有可驗。據諸脉法。而又驗内外證候。可以得神聖之遺意矣。

其病爲之柰何。

此承上文以起下文。言診脉固當以辨證。如之何而後可以别其病在何經也。

假令得肝脉。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内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滿閉。淋溲便難。轉筋。有是者肝也。

無是者非也。

此一節。言得肝之脉。必見其有內外之證候病體。而後可以決其爲肝經也。假令診得肝脉。或爲太過。或爲不及。似乎肝經之有病也。又必即其證候病體。而詳察之。斯可焉。自外證而言。膽爲清淨之府。而肝與膽相爲表裏。故從而善潔也。善之爲言。好也。膽爲甲木。肝爲乙木。位東方。而其色青。故形之于面者。自青（素問金匱真言。岐伯曰東方青色入通于肝。）也。膽主決斷。肝主謀慮。而其志皆主怒。故從而善怒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宣明五氣論曰。膽爲怒。又云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其形之于外者如此。自內證而言。肝之爲

經。自足大指之大敦行內廉。上季脇終期門。素問刺禁論謂肝生于左。則臍左者。肝之部也。今肝有病。其氣不能運行。故臍左有積氣之動者。按之堅牢而若痛焉。其驗之于內者又如此。是。其爲病體也。脾主四肢。肝有病。則土受木侮。故四肢痿躄也。閉。澁也。淋。瀝也。天元政紀大論收旧論不發不攻。犯寒犯熱之下。有淋閉二字溲。不得小便也。肝脉循陰器。故肝病則淋閉而小便不得也。素問大奇論篇。肝雍兩胠滿。卧則驚。不得小便便難大便難也。素問至眞要大論。太陰司天之下。有民病大便難肝主下部。肝病則氣逆不行於下。故大便不通也。轉筋。筋脉抽縮也。肝藏血。又主筋。肝病則不能納血。而筋無以養。故從而轉縮

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在體爲筋在藏爲肝靈樞四時氣篇岐伯曰轉筋於陽治其陽轉筋于陰治其陰夫有是內外之證而又有內外之病則其始也既診轉肝經之脉矣至是而遂決其爲肝經之疾也何疑哉否則無是證與病也未可以信其爲肝經者矣

假令得心脉其外證面赤口乾喜咲其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啘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illegible]弘音干啘音婉

此一節言得心之脉必見其有內外之證候病體而後可以決其爲心經也假令診得心脉或爲太過或爲不及似乎心經之有病也又必得心之證候病體而詳察

之斯可焉。自外證而言。心位南方。而其色赤。故心有病。則色之見于面者。赤也。素問金匱眞言論岐伯曰南方赤色入通于心。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心在色爲赤。舌爲心之苗。心火盛則其舌焦而口乾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心主舌。又曰在聲爲笑。笑者心之聲。心有病則喜笑矣。喜之爲言好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心在聲爲笑。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宣明五氣論精氣并于心則喜。非喜則不笑。正文之喜則好之謂也。其形之于外者如此。自內證而言。臍上者。心之部也。心有病。其氣不能運行。故臍上有積氣之動者。按之堅牢而若痛焉。其驗之于內者又如此。且其爲病體也。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有病則心煩矣。素問氣交變大論歲水太過。有民病煩心。心有厥痛。有眞痛。眞

痛係手少陰心經。厥痛係手厥陰心包絡經。內經指爲手心主者是也。厥痛則他經所干。不爲有害。眞痛則本經自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此曰痛者以下文掌中熱觀之。乃屬心包絡經。不過是厥痛耳。詳見六十難中手厥陰心包絡經。起于中指之中冲。至掌中勞宮。上大陵。故心有病則掌中熱矣。有聲無物謂之噦。所謂乾嘔是也。心有病。則火上衝而發噦矣。素問至眞要大論岐伯曰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嘔吐酸皆屬於熱夫有是內外之證。而又有內外之病。則其始也。既已診得有心經之脉矣。至是而遂決其爲心經之疾也何疑哉。否則無是證與病也。未可以必其爲心

經者矣。

假令得脾脉。其外證面黄。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當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噫乙介切

此一節。言得脾之脉。必見其有內外之證候病體而後可以決其爲脾經也。假令診得脾脉。或爲太過或爲不及。似乎脾經之有病也。又必得脾之證候病體而詳察之。斯可焉。自外證而言。胃屬戊土。脾屬己土。位乎中。而其色黄。故脾有病。則色之見于外者黄也。素問金匱真言論。岐伯曰。中央黄色。入通于脾。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脾在色爲黄。噫。氣轉也。說文云。飽出息也。素問脈

脈篇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爲噫也素問宣明五氣論三部九候論靈樞九針論皆曰心爲噫王冰註云象火炎上煙隨焰出心不受穢故噫出之靈樞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曰噫矣曰心爲噫又曰寒氣轉於胃益心氣主噫而胃又有寒故從之而轉且靈樞言胃而此爲脾病者脾胃之病無甚異也王冰註爲噦噫者非口問篇有噦問噫之分脾之志爲思故有疾則其志不寧而善思矣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脾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又五運行大論曰其志爲思脾主五味惟脾氣不足故思得味以助之其形之于外者如此自內試而言臍之上有胃之中脘而脾則運化中脘之飲食者也今脾有病其氣不能運化故臍上有積氣之動者按之堅牢而若痛焉其驗之于內者又如此且其爲病

體也。脾所以運化水穀也。脾氣弱而不能運化，故腹中脹滿矣。其所用之食則不消也。脾主肌肉，令有病則體重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在體爲肉。素問四氣交變大論。歲土不及下，有民病體重。素問示從容論。雷公曰，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寃。素問標本病傳論。有身體重，肌肉瘦削，則節痛矣。脾氣弱則怠惰嗜臥矣。脾主四肢，懈而不能收矣。靈樞寒熱論。骨痺下，有四肢懈惰不收。夫有內外之證，而又有內外之病，則其始也。既以診得有脾經之脈矣。至是而遂決其爲脾經之疾也，何疑哉。否則無是證與病也，未可以必其爲脾經者矣。

假令得肺脈，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其內證臍

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咳洒淅寒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嚏音帝

此一節言得肺之脈必見其有內外之症候病體而後可以決其爲肺經也假令診得肺脈或爲太過或爲不及似乎肺經之有病也又必得肺之症候病體而詳察之斯可焉自外症而言肺位西方其色白故肺有病則色之見于面者白也素問金匱真言論岐伯曰西方白色入通于肺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在色爲白鼻爲肺之竅故肺有病則氣不和而常欲得夫嚏矣素問宣明五氣論岐伯曰腎爲欠爲嚏靈樞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于心出于鼻故爲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在竅爲鼻肺之志爲悲聲爲哭今

有病則憂愁不樂。而時欲發之爲哭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在志爲憂。在聲爲哭。其形之于外者如此自內證而言素問刺禁論謂肺藏於右。則臍右者肺之氣也。今肺有病。其氣不能運行。故臍右有積氣之動者。按之堅牢而若痛焉。其驗之于內者又如此。且其爲病體也。肺主氣故有疾。則喘息咳嗽作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在變動爲欬。素問示從容論。帝謂雷公曰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標本病傳論肺病喘咳。肺主皮毛。今肺氣不足。則洒洒惡寒淅淅發熱矣。熊宗立皆以爲外感風寒所致。以愚論之。外感固然。而內傷亦有之也。夫有是內外之症而又有內外之病。則其始也。既已診得有肺經之脉矣。至是

而遂决其爲肺經之疾也。何疑哉。否則無是證與病也。未可以必其爲肺經者矣

假令得腎脉。其外證面黑。善恐欠。其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氣。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脛寒而逆。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欠丘劒切滑伯仁以泄如之如讀爲而者是也

此一節。言得腎之脉。必見其有內外之症候病體而後可以决其爲腎經也。假令診得腎脉。或爲太過。或爲不及。似乎腎經之有病也。又必得腎之症候病體而詳察之始可焉。自外證而言。腎主北方。其色黑。故脉有病。則色之見于外者黑也。素問金匱真言論岐伯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腎。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說文云欠張口气悟也

岐伯曰腎在色為黑腎在志為恐故有病則善恐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腎在志為恐宣明五氣論精氣并於腎則恐欠氣相引也腎氣不足故善欠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針論曰腎為欠又曰腎主欠靈樞口問篇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卧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其形之於外者如此自內證而言腎居于下則臍下者腎之部也今腎有病其氣不能運行故臍下有積氣之動者按之堅牢而若痛焉其驗之于內者又如此且其為病體也足少陰腎經起于足心之涌泉行內踝入小腹上俞府而行今有病則脉道阻澀而有逆氣小腹因以急痛矣腎開竅于二便今有病則大便泄

利而後重矣。素問金匱眞言論歧伯曰開竅于二陰腎主骨。今腎氣不足

則足脛寒。筋縮而上逆矣。夫有是內外之證。而又有內

外之病。則其始也。既以診得有腎經之脉矣。至是而遂

决其爲腎經之疾也。何疑哉。否則無是證與病也。未可

以必其爲腎經者矣。

正考證

或曰。假令診得肝之病脉。當必擬其爲肝病也。誠人之意。又必驗其症候病體而後决之。然則得肝之脉。其症候少有未合。猶未可以必其爲肝。擬醫者將欲决之爲肝。則症病又未盡合。將欲决之他經。則脉又任肝經。當用何法以定之耶。愚謂越人之意。不過欲學者得肝之脉。必備察症候病體而後可也。其間雖症病不能一一盡合。亦可信其爲肝經者矣。蓋得病之初。其病候病體。未必悉有也。假如有一證已形。亦是肝經無疑。餘經可類推矣。且此篇之意。欲人之得脉者。必驗之證與病。而下篇之意。欲人之得證與病者。又必驗之脉耳。

非此篇止以症侯病體為重而不重夫脉下篇止以脉
為重而不重夫証與病也凡此類者學者能會通于言
意之表而不泥於章
句之末焉斯可矣

十七難曰。經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連年月不已。
其死生存亡。可切脉而知之耶。然可盡知也。

此一節即病有死生久患者而歸重於切脉者之能前
知也。前篇言得各經之脉。必得各經之證與病。而後可
以决其為何經。此篇言得各經病與證者。必合各經之
脉而後可以决其為死生也。言內經之論病也。或有决
其為死者。或有决其為不治自愈者。或有决其為連年
連月。病之不已而不死者。有此三者如此。其死而亡也

生而存也。果可切脈而知之耶。然而脈者。氣血之先也。證候病體。係於此經矣。其脈有相生而爲生者。有相勝而爲死者。有陰病宜見陰脈。反得陽脈而死者。有陽病宜見陽脈。反得陰脈而死者。其病體不同。皆可以切脈。而知其爲生死存亡之攸係也。

診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脈當得肝脈強急而長。而反得肺脈浮短而濇者。死也。

此一節。言得肝之病者。當得肝之脈。而反得肺之脈者。爲必死也。夫目乃肝之外候。令診視病人。閉目不欲見人。此病係在肝經也。既得肝之病。當得肝之脈。必弦急

而長者。乃其冝也。反得肺脉之浮短而濇者。来現爲賊

知肝屬木。肺屬金。以肝病而得肺脉。是金来尅木也。其

爲死也必矣。

病若開目而渴。心下牢者。脉當得緊實而數。而反得沉濡

而微者。死也。

此一節。言得心之病者。當得心之脉。而反得腎之脉者。

爲必死也。此節張世賢泥於開目二字。以爲肝心之疾

殊不知心病而得腎者死。若肝得腎脉。則母来扶子。何

死焉。且此與下文病若譫言妄語一節。皆陽病也。陽病

見陽脉者生。今見陰脉則死矣。蓋外感之陽病得陽脉

者生。其邪仍在於表也。內傷之陽病得陰脉者生。以其病在陽分也。凡外感之陰病得陽脉者生。以邪自裏而之表也。內傷之陰病。當得陰脉而生。以其病在陰分也。各有所宜者如此。今病若渴之太甚。開目以求飲。其心不舒而牢者。此病在心經也。既得心之病。當得心之脉。必緊實而數。乃其宜也。今反得腎脉之沉濡而微者來見焉。則知心屬火。腎屬水。以心病而得腎脉。是水來尅火也。其爲死也必矣。正以陽病不分外感內傷。而皆宜見陽脉也。然以下節推之。則此節亦爲內傷也歟。

病若吐血復鼽衄血者。脉當沉細。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

鼽渠牛切 衄女六切

此一節言失血本爲陰病當得陰脉而反得陽脉者死也血病屬陰病若吐血復鼽衄者若在口則吐血在鼻則鼽衄鼽爲鼻塞出水衄爲鼻中出血也是失血而虛當得沉細之陰脉則火氣衰而血易止矣今反得浮大而牢者是陰病見乎陽脉不但其病難愈而其死有必然也玉機眞藏論岐伯曰脫血而脉實皆難治按金匱眞言論春善病鼽衄冬不按蹻春不鼽衄也六元正紀少陽司天三之氣有鼽衄二字 按脉經云吐血衄血脉滑小弱者生實大者死又云脉緊強者死滑者生

病若譫言妄語身當有熱脉當洪大而反手足厥冷脉沉

細而微者。死也。譫與讝同。職廉切

此一節。言譫妄本為陽病。當得陽脉。而反得陰脉者。死也。譫言者。病人寐而自語也。妄語者。妄誕之語也。若譫言妄語。熱病也。其證身當發熱。其脉本當洪大。所謂陽證見陽脉者。為易愈也。今身不熱而手足厥冷焉。脉不洪大。而反得沉細而微焉。是謂陽證得陰脉。邪氣自表而之裡也。不其至於死耶。是證也。其殆外感也夫。

頭書 素問玉機真藏論岐伯曰病熱脉靜皆難治。按素問氣交變大論歲火太過歲水太過六元正紀大論陽明司天之下。俱有譫妄二字。 李東垣曰。譫語者。合目自言。言所日用常見常行之事也。狂言者大開目與人語。語所未嘗見之事也。

病若大腹而洩者。脉當微細而濇。反緊大而滑者。死也。

此一節。言得脾之病。當得脾之脉而反得肝脉者。爲必死也。病若大腹而洩是濕氣乘乎脾土。脉當微細而濇。是陰病見陰脉也。今反緊大而滑。則肝木来尅脾土矣。所謂雜證陰病見陽脉者。不其至于死耶。

問玉機眞藏論。岐伯曰。泄而脉大。皆難治。或曰前節之問何所謂死者有所謂不治自愈者有所謂連年月不已者次第以下。則皆言死而不言夫不治自愈與連年月不已者何也。愚謂次節得肝之病而反得肺之脉是相尅而死也。假令得心之脉是子来乘母。不治自愈。得腎之脉是母来抑子。連年月不已。其病若開目而渴一節。當得心之脉而反得腎之脉。是相尅而死也。假令得脾之脉是子来乘母。不治自愈。得肝之脉是母来抑子。連年月不已。至于病若吐血二節。則陰病見陽脉。陽病見陰脉。皆至

死耳。秋節得肺之病，而反得肝之脉，是相尅而死也。右得肺之脉，是子来乘母，不治自愈。得心之脉，是母来乘子，逆年月不巳。學者觀此而引伸之，則有以知越人未發之意矣。

十八難曰：脉有三部，部有四經，手有太陰陽明，足有太陽少陰，爲上下部，何謂也。

此一節，越人因十二經有上中下部之分，而發問之也。其意以爲脉有三部，兩手各有寸關尺也。部有四經，兩手寸部共有四經，右寸手太陰肺，陽明大腸也，左寸手少陰心，太陽小腸也。兩手關部共有四經，右關足太陰脾，陽明胃也，左關足厥陰肝，少陽膽也。兩手尺部共有四經，右尺手厥陰心包絡，少陽三焦也，左尺足少陰腎。

太陽膀胱也然手太陰陽明居于右寸則爲上部足太陽少陰居於左尺則爲下部是以吾身之藏府而所居有一定之部分矣果何所謂而然也

正誤 按越人之問止於右寸左尺而不及夫左寸右尺止於尺寸而不及夫兩關者非止重夫右寸左尺而輕夫各部也觀其脉有三部一句及下文所答之詞則各部俱全矣古人每有問畧而答詳者不拘拘也學者當因其偏以悟其全焉斯可矣

然手太陰陽明金也足少陰太陽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陰少陽木也生手太陽少陰火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爲上部手心主少陽火生足太陰陽明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

養者也。

此一節言十二經居上中下部者。以五行之相生爲次也。手太陰者肺也。屬辛金。手陽明者大腸也。屬庚金。金性雖沉。而肺則行陽道多非純金也。爲五藏之華蓋。其位至高。大腸爲肺之府。其性同。故與肺並居于右手之上部焉。蓋此正屬西方金也。由是金能生水。則足少陰者。腎也。屬癸水。足太陽者。膀胱也。屬壬水。水性下行而不能上。故左手尺部。乃其所居者矣。蓋腎與膀胱之所生所系。皆屬於下。而尺則正屬北方水。其居之者宜也。由是水能生木。則足厥陰者。肝也。屬乙木。足少陽者。膽

也屬甲木居乎左手關部者正位列東方也按虞氏曰足厥陰肝木何以居左手關部蓋木根生于地故枝葉長於天亦陰陽共爲故在左中部由是木能生火則手太陽者小腸也屬丙火手少陰者心也屬丁火火性炎上而不能下故居左手之上部者正南方也夫心爲君主之官屬君火手心主者即手厥陰心包絡代君火以行事者也與手少陽三焦俱爲相火寄位於右尺此火均能生土由是足太陰者脾也屬己土足陽明者胃也屬戊土土主乎中宮故居右手之中部矣由是觀之則知左手尺部生左關左寸水而木木而火也右手尺部生右關右寸火而土土而金也皆由下而生上者也今由上文而言則知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又生

金此雖有上中下部之分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所謂脉有三部部有四經者豈不昭然可見哉

附考

附 素問血氣形志篇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足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厥陰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足之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心主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手之陰陽也按靈樞五音五味篇則云少陰常多血少氣靈樞九針論則云太陰常多血少氣與此不同　按上節問手太陰陽明居於上部而此節止曰太陰陽明金也不明言其所以居於上部之故言金生水水生火火生土而獨不言水生

刺者是皆不拘拘於致詳之意耳學者當推而悟之斯可焉。

脉有三部九候各何所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上部法天主胸已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膈下至臍之有疾也。尺為下部法而應乎地。主臍下至足之有疾也。審而刺之者也。

此一節。言三部各有所主而施九候之法。可以審其疾在何部而刺之也。上節言十二經分居上中下部矣。則診脉者當於三部之中。而行九候之法也。但三部九候各以何法為主。始知吾身之中。何所合於何部。而何脉治夫何疾也。正文第一主字兼三部九候言。二三四主字專主各部言。然三部者兩

手各有寸關尺也。九候者。每部各有浮中沉也。三而三之。故謂九候。且所謂上中下部者。何也。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則成位乎其中。是以大而天地人者。謂之三才。小而寸關尺者。謂之三部。以三才而可合於吾人之身。以吾身而可同於三才之大。故吾人之寸。謂之上部也。上部正所以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由是而施浮中沉之法。則自胸至頭。可以審其病之所在而刺之。不使惑於中下二部可也。吾人之關。謂之中部也。中部正所以法人。主自膈以下至臍之有疾。由是而施浮中沉之法。則自膈至臍。可以審其病之所在而刺之。不

使惑於上下二部可也。吾人之尺。謂之下部也。下部正所以法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由是而施浮中沉之法。則自臍至足可以審其病之所在而刺之。不使惑於上中二部可也。

【正考】按越人問三部九候。其所答者。似乎止於三部。而不詳於九候。殊不知審而刺之。則浮中沉之法。寓於審之一字矣。其所謂刺者。針以刺之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必有攸當然。針藥一理。觀刺之者當審。則藥之者亦當審。學者可以會而通之矣。又按上節言十二經分為兩手上中下部。此節指寸部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不言手太陰陽明。手少陰太陽。指關部主胸以下至臍之有疾。不言足太陰陽明。足厥陰少陽。指尺部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不言足少陰太陽。手厥陰少陽者。何也。愚思上節主各經部位而言。此節主一身三停而言。然每每照各部以診病用藥。固無不當。而三停之中。或有疾痛積聚癥疾等證。則又未嘗不形於脉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賸考】素問亦有三部九候篇。王冰云

所謂三部者言身之上中下部非謂寸關尺也其所謂三候者乃天地人之說愚謂上中下者誠是人身之上中下則診脉者指何由措而下文九候之法胡從而施當以寸關尺爲是王註未的其天地人者恐亦是浮中沉耳蓋浮中沉則診法易施而上中下之理亦寓矣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真上部天兩額之動脉上部地兩頰之動脉上部人耳前之動脉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

人以候心。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

人病有沉滯久積聚。可切脉而知之耶。然。診病在右脅有積氣。得肺脉結。脉結甚則積甚。結微則氣微。診不得肺脉。而右脅有積氣者。何也。然。肺脉雖不見。右手脉沉伏。

此一節。言有肺積者。其脉當結。非結則當沉伏也。上文旣言三部之病。皆可因九候而知之矣。至於人之病有沉滯於內。氣血不順。而久則自成積聚者。果可切脉而

知之耶。然。而人之診病者。假令在右脅有積氣。乃肺之積也。當得肺脉結。其爲脉也結甚。則其積必甚。其爲脉也結微。則其氣必微。此爲病與脉應者矣。又言診不得肺脉結。而右脅有積氣者。何也。然。而肺脉之結者。雖未之見。其右手必沉伏也。其氣積於藏。屬裏。故脉當沉伏耳。由此觀之。則有肺積者。非結則沉伏。非沉伏則結。未有有是病而無是脉者也。宜於二者之脉而審之。斯可矣。

其外痼疾同法耶。將異也。然。結者。脉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伏者。脉行筋下也。浮者。脉在肉上行也。左右表

裏法皆如此。

此一節言外有痼疾者其脉雖當結然必得浮而結與肺積之伏而結者不同即此可以爲左右表裏之準也承上文而言肺有積則脉必結或必伏今外有痼疾者如癭瘤結毒之類似乎人之内有積氣也亦用此法以診之非結則沉伏非沉伏則結其法果同耶將異也然而肺有積者病在裏脉當結伏外有痼疾者病在表脉當浮結其結雖同而實有浮伏之異也試以結脉伏脉浮脉三者之脉體言之結者脉来徃時乃一止而無常數名之曰結也伏者脉行筋下也浮者脉在肉上行也

故外有痼疾者。不得不結。而結則必浮。其與肺之結而伏者自異矣。即此推之。尺有疾者。病在左。則脉結於左。而左之在表者則浮。其在裏者則伏也。病在右。則脉結於右。而右之在表者則浮。其在裏者則伏也。其法皆如此以爲例耳。尚何左右表裏之疾。有患於難明者哉。

假令脉結伏者。内無積聚。脉浮結者。外無痼疾。有積聚。脉不結伏。有痼疾。脉不浮結。爲脉不應病。病不應脉。是爲死病也。

此一節。言脉不應病。病不應脉者之爲死病也。言即上文而觀之。則知脉結伏者。内有積聚。而有積聚者。脉必

結伏也。脉浮結者。外有痼疾。而有痼疾者。脉必浮結也。是謂病應乎脉。而脉應乎病者矣。假令脉結伏者。當内有積聚也。玆而無積聚焉。脉浮結者。當外有痼疾也。玆而無痼疾焉。則有是脉。而無是病。乃爲病不應脉也。夫有病以應脉。則脉雖結伏浮結。無害也。今有脉而無病。則結伏浮結。必死之脉也。雖不病。而實爲死脉矣。假令人之有積聚者。脉當結伏也。玆而不結伏焉。有痼疾者。脉當浮結也。玆而不浮結焉。則有是病。而無是脉。乃爲脉不應病也。夫有脉以應病。則病雖有積聚痼疾。無害也。今有病而無脉。則氣血衰少。而脉不能應矣。況已病

而為必死乎。吾故曰。為脉不應病。病不應脉。是為死病也。張晴陽云。余閱宋元以來。及近世滑伯仁張世賢李駉范熊宗立等註釋難經多矣。或全無所觧。或解之而牖窦者。今見此註。洛惺然矣。

難經正義卷之二